



首席评论员

吴龙贵

江苏队突然死亡并不是坏事,金元足球走到尽头,一切可以重新开始。中国足球需要面对现实,尊重足球规律,而不是急功近利,为一时之政绩乱作为,与“职业”两个字背道而驰。



首席评论员

张京徽

希望获救却被迫搬家的杨琳能唤起独居者对安全的重视,以及全社会对独居者的理解。无论是独居者还是独居者的邻居,或许都应该重新审视一下独居这件事。

# 江苏队停运,金元足球走到尽头

2月28日,江苏足球俱乐部宣布停止俱乐部所属各球队运营。中国足协随后发出公告,称“对江苏足球俱乐部所发的停止运营公告表示遗憾,但尊重俱乐部的选择”。

江苏足球俱乐部是上赛季的中超联赛冠军,也是江苏历史上首个中超冠军。从2020年11月12日捧杯,到2021年2月28日宣布解散,仅仅过去108天。职业足球起起伏伏,原属正常之事,但卫冕冠军以如此绝决的方式退出足坛,放眼世界足球历史,也属极为罕见之事。

然而从中国足球的大环境看,江苏俱乐部停运似乎也并不奇怪。此前,江苏队也曾寻求过更为体面的退出方式,比如“零转让”球队。如果事情进展顺利,或可为江苏足球保留火种。但是很遗憾,由于需要承担球队高达几个亿的债务,并无人接盘。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是,即使是中超冠军球队,队中拥有中国足球先生这样的大牌球员,在市场上也是一文不值,甚至是负资产。

除江苏外,天津俱乐部也未在“大限”前及时提交准入材料,以沉默的方式退出中超联赛。而在整个2020年,有多达16支中小职业俱乐部退出中国足坛,其中包括辽宁这样的老牌球队。这

一轮退出风波,以卫冕冠军江苏队宣布停运达到最高潮,它的突然死亡向关心足球的人宣布:中超乃至中国足球就此进入新一轮的低谷,或许也是更为长久的低谷。

一切都要从2015年说起。这一年,江苏苏宁接手江苏舜天,正式进军职业足球。彼时,苏宁集团董事长张近东曾豪气冲天地表示:三年中超冠军,5年亚冠冠军,打造百年俱乐部。现在看来,这似乎是个笑话,但没有理由怀疑当时张近东说这话时的诚意,2020年中超夺冠,就是雄心壮志的初步兑现。

但金元足球的先天性缺陷,注定江苏苏宁无法走得更远。从2016年起,江苏苏宁在冬歇期先后高价引进了顾超、拉米雷斯、特谢拉、谢鹏飞等内外援,成为了2016全球冬季转会市场的焦点球队。这其中,拉米雷斯的转会费高达2800万欧元,而特谢拉的转会费更是高达5000万欧元,不断刷新中国足坛转会费纪录。据不完全统计,苏宁入主中国职业联赛至今,5年时间至少投入了50个亿。

高投入带来了联赛的观赏和球队的成绩,但它的致命弱点在于不可持续。中超俱乐部2018年平均收入为6.86亿元,平均支出11.26亿元,平

均亏损4.4亿元。如此大亏损之下,一旦投资公司出现经营问题,赔本赚吆喝的俱乐部必然成为首先被牺牲的对象。如果职业球队本身并没有造血能力,那么它只能沦为老板手中的玩物。正如业内人士所说,中国职业联赛只是看上去热闹,但其实是“伪职业”。

金元足球始于广州恒大。广州恒大也的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,一度让人以为中国足球迎来了春天。但繁华落尽、泡沫退去,金元足球非但没有促进中国足球的进步,反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副作用:与实力完全无法匹配的球员高工资,堪比欧洲豪门的转会费,外援严重挤压国内球员的出场时间,中小球队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,整个足球市场的癫狂……百病缠身之下,中超俱乐部仅靠外部输血维持,随时都有倒下的可能。

某种意义上说,江苏队突然死亡并不是坏事,金元足球走到尽头,一切可以重新开始。皇马、巴萨等世界顶级俱乐部,都有上百年的历史,它们的足球文化、俱乐部管理模式、资本的运作,都值得我们的俱乐部去学习。中国足球需要面对现实,尊重足球规律,而不是急功近利,为一时之政绩乱作为,与“职业”两个字背道而驰。

## 流窜到视频平台的“神医”们必须下线

□ 新华社记者 梁建强

当下,短视频平台已成为大家消遣消费的一个重要途径。然而,一些“神医”又开始盯上了这个市场并开始疯狂表演,污染了平台更值得警惕。

在视频平台上劲爆表演的“神医”并非医生,更非来自医学世家,不过是一群“群演”在按剧本演戏而已。“神医”是幌子,卖假药赚钱才是目的。消费者不但钱财被骗,疾病治疗也被耽误。“神医”公然行骗,监管部门必须依法严惩。

打击“神医”骗局,也要高度关注新形势、新变化。在监管部门的打击下,近些年,部分“神医”从电视台的养生类节目中消失,但又开始“转战”视频网络平台,继续招摇撞骗。这也提醒相关部门:打击工作要因时而变、多措并举,让“换了马甲”的违禁广告和骗局无处遁形。

“神医骗局”屡打不绝,根本上还是由于违法收益大于违法成本。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、制度和手段,让监管长出“牙齿”,方能形成震慑。同时,短视频平台等也要切实履行好责任,绝不能给“神医骗局”新的可乘之机,必须坚决让这些骗子下线!



新华社发 徐骏 作

## 30小时现实版“密室逃脱” 让我们重新审视“独居”

除夕夜,26岁的杨琳(化名)一个人留在北京过年。凌晨洗澡的时候,卫生间门锁坏掉,她被困在里面。漫长的30个小时里,她与饥饿抗争,敲击水管求援,靠自来水维生。然而除了她的猫,没有人伸出援手。最终,素不相识、同样滞留在北京的林健(化名)救了她。事件发生后,杨琳遭遇了网暴,最终,她在选择报警之余,决定搬离那里。(极昼新闻3月1日)

杨琳的这次遭遇,简直就是活生生的现实版“密室逃脱”。密室逃脱是近些年风靡全球的真人游戏,游戏参与者会被锁在房间里,需要靠各种线索去寻找逃出去的可能。幸运的是,身为四川人的杨琳,汶川地震后学习了很多防震减灾的知识,最终她靠这些知识而成功获救。

这则新闻让人后怕,因为几乎所有独居的人都会被杨琳的遭遇触动伤心事:谁没有被锁在门外的经历呢?如果这次是我被锁在卫生间怎么办?如果我不懂那么多自救的知识怎么办?如果我的楼上没有一个好心的林健怎么办?

是的,密室逃脱的游戏很好玩很刺激,很多像杨琳一样大的年轻人很喜欢玩,但如果把游戏换成现实,恐怕没人愿意在狭小的卫生间里被关30小时甚至更久。

杨琳的被困够不幸了,但让人没想到的是,她随后遭到了网暴。甚至她还收到一个包裹,里面有个纸条,写着“我在看着你”。杨琳在选择报警后,决定搬离那个地方。

“我在看着你”这几个字本身含义不复杂,但是如果结合具体的情境,其含义就相当耐人寻味了。这个情境就是杨琳在网络上引起了“女生为

何要独居”、甚至是“为什么不找男朋友”的明显非理性的质问。当然写这张纸条的人未必会真的采取什么实际的行动,但这种带有明显威胁性质的语气,意味着暴力从网络上延伸到了现实中,杨琳选择报警,完全能够理解。

在卫生间里被锁30小时这种事,或许在我们看来不常见,但在前来开锁的王师傅眼里,这种事可谓是司空见惯。仅在过年期间,就发生多起上到80岁老人下到20岁的独居女性因为各种意外因素被锁住的意外。就在杨琳的事没过多久,离她不远的东三里屯又有一个女孩被锁在卫生间。

在这件事里,杨琳并没有做错任何事,错的是那个坏掉的门锁,错的可能是那些曾听到她的呼救来到门口却又在警惕中离去的邻居。但是在网暴者的语境里,杨琳是有错的,这个错就是她不该独居。在网暴者的“逻辑”里,独居意味着一旦发生意外就会给邻居和他人增添麻烦,独居意味着没找男朋友……但无论是出于任何原因,女孩有没有权力选择独居这件事成为议论的焦点,都让人感觉太过荒谬,尤其是被刻意突出的“女孩”,更让人感受到了一丝性别歧视的味道——我们的重点难道不是去探讨如何让所有的独居者更安全吗?

单单从杨琳这起意外,我们就能总结出不少经验。比如卫生间的门锁或许由于年久失修,存在安全隐患,早该换掉;这件事也折射出大城市里邻里关系冷漠的现象,这种冷漠甚至会导致邻里之间警惕的趋势,在这件事上杨琳和过于警惕的邻居们自身当然共同负有一定责任,但相关的社区工作人员,也应该从此事中有所反思。

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,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人,独居正成为现代人越来越普遍的生活方式之一。之所以很多人对这种生活方式有偏见,也许是由于传统观念的缘故:在信息和生产力不发达的年代,独居很容易被解读为“离群索居”,独居不利于整合生产力等等。但是在网络时代,独居的这些问题早就得到了解决,信息的发达让我们足不出户也可以满足从物质到信息交流等需求,还能让我们在家中工作。现在的独居早就被剥离了不合群等标签,而日益成为一种主流的生活方式。

而且从科技的层面,独居者的安全也是越来越受到重视和保护。2020年底,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街道给辖区内的6户独居老人安装了智能水表,智能水表一旦12小时内读数低于0.01立方米,居委会便会立即收到信号,及时派专人上门查看。在智能水表的试点地区,能够给独居老人增加安全系数的,还有安装在入户门上的智能门磁,只要门24小时没有被打开过,也会发出预警信息。这些举措可谓非常贴心,虽然是针对老人的,但随着年轻人选择独居的日益增多,也希望有更多的社区能从中得到启示。

独居者更希望把“不合群”等标签从他们身上摘掉,更不要对他们有所歧视。要记住,独居者不是“离群索居”的怪人,他们是“远亲不如近邻”的邻居。

希望获救却被迫搬家的杨琳能唤起独居者对安全的重视,以及全社会对独居者的理解。无论是独居者还是独居者的邻居,或许都应该重新审视一下独居这件事。